

兩位會長、諸位大德同修，大家吉祥！阿彌陀佛。

我們在之前的課程，發給大家師父上人在二〇一六年清明祭祖法會的一個開示，「孝親尊師是圓滿成佛的根本」。我們說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」，我們隨時要想著從根本修。

當然，我們學佛，面對境界要清楚。比方說，我們在給別人留言的時候也要注意一下，這個佛號聲會不會太大？我們就曾經接到這個留言，他邊講話，因為佛號聲音很大，留的話聽起來就很累；或者在開會，他那佛號聲音也一直在響，當事人自己都沒有察覺。所以等於是說，我們面對我們當下的一些情況、環境，都要比較敏銳。所以師父講說，學佛的人面對境界要清楚，不能察覺不到一些細節，也不能太激動。

之前也跟大家有聊過，你要面對一個緣分，比方這是傳統文化學校，那你當父母的人不能一聽就很激動，就趕緊把孩子先送進去，你首先得要客觀了解它的實際情況；甚至於不能產生執著點，我把孩子送到一個好的傳統文化學校就萬事OK了。大家要了解，孩子在小學以前，父母對他的影響應該還是最重要的。我們都忽略了很重要的部分，只著眼在反正找到一個傳統文化學校，一定可以把孩子教好。一個孩子他的人格的養成，很大的部分在家庭。

我剛剛跟大家說面對境界要清楚，我突然想到，我還沒開始錄音。所以你看我面對境界也不清楚，講別人很容易，回到自己身上就不敏銳了，突然想到，我得要錄音才行。所以我們看，很有定力、很理智，要面對境界都能夠去分析客觀狀況，這個是學佛。同樣的，我們面對修行、面對要了脫自己無始劫的生死輪迴，這是這一

生最重要的事情。海賢老和尚說的，「念佛是大事，成佛是大事，其他的啥都是假的」。這句話聚力萬鈞，講得非常有力，因為確實其他的都是因緣聚散，都是萬般將不去，最重要的是這一生能了脫生死，能去西方極樂世界作佛，所以成佛是大事。

我們這一生修學佛法，我們就能成佛，大乘佛法就是讓我們當生成就。就像佛在《法華經》開權顯實，「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，除佛方便說」，佛的心聲講出來了，我就是希望大家一生成佛、當生成佛，為什麼還講這些小乘、這些經典？這是方便，給大家打好基礎。其實老法師曾說，人這一生最不會嫉妒我們成就的就是父母跟老師，甚至是希望我們超過他們，佛也是，他就希望我們趕緊成就。

佛為什麼勸我們去極樂世界？因為極樂世界是全宇宙最快速成佛的學校。所以全宇宙的每一個剎土的佛都勸他的學生，「應當發願，願生彼國……得與如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」，進步快，圓證三不退，往生就作阿惟越致菩薩，就得阿彌陀佛四十八願加持，就可以跟阿彌陀佛到虛空法界度眾生。這是佛法的第一特獎，哪有一切諸佛如來不把第一特獎介紹給他的學生的道理？所以「如來所以興出世，唯說彌陀本願海」。所以真正能理解佛菩薩的心，我們就能夠很恭敬的、很感恩的去領受他們的教誨，他們都是和盤托出。

我們這一生遇到佛法，我們在修行的路上，最重要的就是善知識。所以《法華經》講道：「善知識者是大因緣，所謂化導令得見佛。」這個善知識是大因緣，就是我們修行路上最重要的一個增上緣。像黃念祖老居士在《報恩談》，好像是談到第三十一拜，「一心觀禮，盡虛空遍法界，常住三寶，十方護法菩薩，金剛、梵天、龍神、聖賢等眾」。這一拜拜常住三寶，是盡虛空遍法界常住三寶，還有龍天護法。這一拜很有威力，假如你要上台跟大眾分享，心

裡面可以先默念這段經文，這一念一真誠，虛空法界常住三寶、龍天護法都來護持。所以這個三十二拜加持力非常非常大，尤其對現代人特別契機，現在人家庭責任也重，社會工作壓力也不小，時間都很有限，生活步調很緊湊。夏蓮居老居士應該在他在世的時候，就已經可以洞察到我們未來社會的生活形態了，他老人家在晚年還編了《淨修捷要》。大善知識的時間，尤其在晚年，是非常寶貴的、非常有限的，他為什麼把精力放在這些事，必有他很深、很長遠的考慮。

這一點也是受黃念祖老居士啟發，他講那句：「大善知識的時間是有限的」。所以我就透過黃老這句教誨，這一次一月份剛好很幸運可以陪伴師父到馬來西亞過年，剛好我們很多會長、幹部們去見老法師，我就會剛好問他們說：「師父九十四歲了，為什麼到馬來西亞來過年？」其實我問這個問題，根源就是黃念祖老居士說的，大善知識的時間是有限的。為什麼他那麼大年紀，這麼勞頓，一定要到馬來西亞去過年？相信在不久的二年、三年之後，我相信大家會更能了解老人家到馬來西亞過年的意義在哪裡。可能你們比我快，我一般是後知後覺，得有幾年時間，我再回頭看看，師父當初為什麼叫我們這麼做。

所以我們真的體會到佛菩薩、這些大善知識的心，我們就跟他神交。我們帶著感恩的心去念《淨修捷要》，那是非常相應的。我們知道阿彌陀佛因地修行無量劫，積植德行，「縱使身止諸苦中，如是願心永不退」，才成就了四十八願，而且專度六道眾生。因為六道眾生捨了這個法門，可能就沒有出離的機會，為什麼？他要靠自力的話，見思煩惱要斷才出得去。佛比喻，斷見思煩惱是在瞬間能把四十里的瀑布截斷，這也是譬喻。大家看過瀑布，那個水勢很強，從幾十米這樣落下來。我們一般看瀑布，十公尺、二十公尺，

再多一點，五十公尺，那算很厲害了，這樣的瀑布。可是它是四十里的瀑布，代表我們無始劫以來那個煩惱非常的多，你看那個四十里瀑布的水量下來，咋斷掉？瞬間把它斷掉，幾乎不可能。

好像有一首歌叫「抽刀斷水水更流，舉杯澆愁愁更愁」。你看那個抽刀斷水，哪斷得了？煩惱還是相續不斷，止都止不住。所以讓我們應無所住，哪有那麼容易！但是你看阿彌陀佛慈悲，創了這個法門，我們用這句阿彌陀佛抵一切妄念，就應無所住了，能夠專注念佛。夏蓮居老居士指導我們：「念佛時，一切莫管」，一般念佛堂說的，「萬緣放下，一切莫管」，「字句分明」，就只要一個字一句念清楚，耳朵專心聽，攝耳諦聽，字句分明，「平平常常，老實念去」，這樣就是用第一念。所以這個法門不是很複雜，很容易，但是我們得老老實實去做、去念。能夠這麼念，其他的妄念就慢慢慢慢少了，不就應無所住了嗎？但是這一句又接著一句，字句分明，那就而生其心，所以我們一品見惑都沒有斷，一般叫證入無生。

我們對夏老的良苦用心，對師父上人良苦用心，以至於對阿彌陀佛良苦用心，我們能夠深刻體會，就跟他們感應道交了。所謂「子若憶母，如母憶時，母子歷生，不相違遠」。我們這個想父母，就跟父母想我們一樣，就不會分開。佛菩薩是念念想我們，我們念念想著佛菩薩的恩德，就會依教奉行，就跟他們不會分開了。尤其真的明白，我們六道凡夫捨淨土法門，要出六道幾乎是不可能，那阿彌陀佛這個四十八願就是專為我發的，怎麼可以辜負他老人家的良苦用心？無量劫積植德行，所發殊勝大願，悉皆圓滿成就，名具萬德，聲聞十方，接引導師阿彌陀佛，就不能辜負了。我們也不能辜負釋迦牟尼佛，他就是希望我們在這一生就成就，《法華經》佛陀把他的心聲講出來了，「唯有一乘法」，讓我們能夠當生去成就。

。所以李炳南老師說：「你學佛就得作佛。」這個話講得很肯定，這樣才對得起佛菩薩、對得起善知識，也對得起自己。

剛剛我們談到，我們修一乘法，但《法華經》畢竟還是告訴我們，在修一乘法當中，萬法因緣生，我們有成佛的因，可是要有助緣。親因緣，我有成佛的因，但是還要有增上緣，還要有所緣緣，不能一天不聽師父上人講經，三日不讀書會面目可憎，那可能我們現在的人一天不聽經都不行，正念就不容易保持了。所緣就是一直接接觸；無間，不要間斷；再來，增上緣，掌握這個跟師父上人師生的法緣，師徒如父子，我們要很好珍惜。

尤其我們淨土宗是密教顯說，而黃念祖老居士在談這個第三十一拜的時候，他講到三種根本。第一個是成就的根本，就是你念阿彌陀佛就是成阿彌陀佛，所以阿彌陀佛是我們成就的根本。所以念佛是聲聲喚醒自己，念念不離本尊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是我們的本尊，成就的根本。所以這是最快速成佛的方法，念念喚醒自己。「無量光壽，是我本覺，起心念佛，方名始覺，託彼依正，顯我自心，始本不離，直趨覺路」，這是成佛最快的方法。大家看，老和尚常常在這些年講經的時候，分析海賢老和尚，他二十歲就開始念佛，念了九十二年，老人家說，他這麼老實聽話，孝親尊師，可能多少年他就到什麼功夫了，可能他差不多四十來歲他就已經念到法身大士了，這是成佛最快的方法。

本尊是成就的根本，而事業的根本是護法。有護法，弘法的人才能夠有所發揮，護法護持得好，整個弘法工作就很安定。你看老人家一生遊化，他每一次從海外回到台灣都會去看李炳南老師。李老師也是有跟師父上人說，你最好能夠定在一個地方。老人家也是希望能定在一個地方，但是緣不具足。因為教化他要定在一個地方，這個地方的人長期親近，就能得很大的利益。就像李炳南老師，

他定在台中三十八年，都沒有在台中以外的城市過過夜，縱使離開了，當天晚上就回來了，他定在一個地方，所以台中蓮社念佛成佛的非常非常多。

所以我們聽到這一段，真正有發心終身弘法的這些出家在家的講經的老師，我們能夠盡力護持他安定在一個地方教化，這個都是很稀有、很可貴的。所以普賢行裡面說請轉法輪、請佛住世。為什麼師父也強調護法的功德大過弘法？因為沒有護法，這弘法的人很難發揮，這第一點；第二點，護法的挑戰比弘法的人多太多了，弘法的人他比較安定，他好好備課、好好講經，護法的人面對人事境緣複雜，也有很多挑戰。

師父上人也說，以前護法都是弘法的人退休下來做護法，一來他有經驗，他是過來的人，他知道怎麼來護。但是現在時節因緣變化很快，我們很多時候弘的人、護的人也都不是很有經驗，但是又必須來弘法、來護法。就像李炳南老師勸師父上人去參加內典班，老法師說：「我是來學佛法的，講經那是開悟的人才能講，這個我不行。」接著李炳南老師說：「那你就講祖師的註解就好了，講錯了祖師負責。」老法師說：「那也不行。」但是李炳南老師人家很柔軟，他也沒有強迫，「那不然看看就好、看看就好」。老法師說：「看看可以、看看可以。」結果一去看，都是小學畢業的多，師父上人他還初中畢業，高中念了半年，還看到林看治老居士都六十幾歲了，她都能發心來講，老人家就很歡喜要來參與了。所以有可能這個林看治老居士是西方極樂世界來表演的，來勸請我們這個特殊的時代。

但是我們很特殊，警覺性要更高，我們不管弘還是護，都要隨順聖賢佛菩薩的教誨。我們不能一講，講經隨自己的意思講，離經一字，便是魔說，下錯一個字轉語，墮五百世野狐身，這個不能亂

講。我講這個不是嚇大家，其實大家不要著在這個下錯一個字轉語，「才一個字！」其實相上看好像是一個字，心上狂妄。怎麼可以不照佛經講？那不是狂了嗎？佛都是說不昧因果，佛哪有說不落因果？佛自己示現都落因果，怎麼會不落因果？佛還有馬麥之報，他都成佛了，他還是有馬麥之報。所以弘法的人警覺性要高。其實老和尚很慈悲，老和尚慈悲當中又非常體恤我們的面子，他都用暗示的。他老人家說：「我最佩服的是孔老夫子。」最佩服他哪八個字？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」大家想一想，孔子是至聖先師，他求學都要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我們還不這麼做，那鐵定會學偏掉。所以老法師很慈悲，護念我們修學，特別把夫子這八個字挑出來。其實真聽師父的話，我們菩提道上很多的關卡他老人家都教了，教得很完整、很細膩。我們聽師父講經要萬分誠敬去聽，就得萬分利益了。甚至於是他老人家輕輕的講，我們得要重重的聽。

我們護法，雖然我們經驗不一定很多，像我們馬淨宗芙蓉淨宗學會是福報很大，同修們福報很大，我們方會長、顏會長他們都是老修行，來護持大家。假如說我們修學時間也不長，但是確實要扛這個護法的工作，推都推不掉了，這個時候不要擔心，愈難的時候，佛菩薩愈慈悲加持我們，他是同體大悲，他怎麼忍心看我們做錯？不會的。這個時候我們還是一個嚴謹的態度，做人做事絕不隨順自己的煩惱習氣，一定是對照經典的教誨、善知識的教導。這個心態是我們弘護正法的護身符，因為我們也是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。

剛剛講到的是護法是事業的根本。所以為什麼《勸發菩提心文》裡面有念施主恩、念眾生恩？沒有這麼多的護法、這麼多的因緣，我們的修學、我們的弘法做不了。

第三個根本叫加持的根本，就是上師。我們現在淨土宗是密教顯說，所以老和尚就是我們的上師，他是我們加持的根本。我們把

他老人家的教誨時時放在心上，他隨時都在加持我們。尤其這一段開示，「孝親尊師是圓滿成佛的大根大本」，光是這四個字我們能時時放在心上，那就起心動念、一言一行都不願意違背孝親尊師，我的念頭、言行不對了，對不起父母、對不起老師了。所以為什麼《戒經》裡面說「孝名為戒，亦名制止」？你這個孝親尊師提起來，「德有傷，貽親羞」，甚至「身有傷，貽親憂」，你會很好的來愛護自己的身心，甚至於是期許自己立身行道，揚名於後世，以顯父母，以顯自己的老師、善知識，老師沒有白教我。

你看黃念祖老居士對著師父上人說：「李炳南老師有你這個學生夠了。」大家聽過這一段沒有？用在我們身上是什麼？那也要這樣期許自己，會長培養你這個幹部夠了。你要這樣直下承擔，學會培養你這個弘法的人員夠了，當然愈多愈好，意思就是很值得的意思。不然我們聽這一段說，那個是黃念老對老和尚講的，好像跟我們都沒有關係。

其實每一句教誨都可以回到自己身上來受用的。所以大家想一想，孝親尊師時時放在心上，師父說了：「別人錯的也是對的，我對的也是錯的」，這句話也放在心上，就不會去指責別人了。別人錯的也是對的，那個對的是也是正常的，他受這個大環境的影響，「先人不善，不識道德，無有語者，殊無怪也」，不要再去指責任何人了，幾代人忽略了，大家都挺可憐的，做了炎黃子孫，居然沒有把幾千年文化承傳，都很可惜了，就統統是包容寬恕。我對的也是錯的，我們一產生我對，就有高下見了，這個心已經隨順傲慢的習氣了。「賢人爭罪」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做得不夠好，不能影響他，所以賢人爭罪，「愚人爭理」，去跟人家講道理、爭對錯。所以師父說，我對的也是錯的，那就因為我們起了這個要跟人家爭對錯，就已經不是真心了。所以師父的法語一二句放在心上，煩惱



就不容易做主了，所以老人家是我們加持的根本。

我們接下來跟大家再談到，《華嚴》的表法，文殊和善財童子他們所示現的師道，我們這一個單元主要跟大家交流師道。而我們眼前面對的環境是邪師說法如恆河沙的情況，這是佛在三千年前就已經談到了，所以我們自己都要有能力來辨別善知識，因為我們人身難得、佛法難聞，而善知識又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助緣。當然，我們有機會也要把這些對善知識的判斷供養給他人，他才有那個辨別能力。

其實師父上人都教了，比方老人家說：「佛菩薩不以神通度眾生」。老法師舉例，比方說布袋和尚，他說，「彌勒真彌勒」，「時人自不識」，他說他是彌勒菩薩，然後他就走了。所以老法師說：「說他是什麼什麼再來的，他還不走，假的。」現在有很多信眾很多，然後他都說他是什麼觀世音菩薩再來的、什麼再來的，你看眾生很可憐，他沒有這種判斷力。所以現在可能我們身邊有很多的人，他們都遇到邪的，惑道者眾，悟道者少，你可以很善巧的，有時候在跟他聊聊，把這些觀念慢慢慢慢供養給他，讓他形成判斷。不然他現在跟著邪師，可是他們之間有過去生的緣，有時候你言語太激烈了，他反而不能接受，甚至於還誤解你，你跟他的法緣反而弄巧成拙了。所以我們都要會觀機，有些事急不來，趕緊讓他形成這些正確的判斷。

可是我們講話都有依據的，也不是隨便講的。比方善知識他一定有師承，現在很多打著佛教的旗號，會時時感他老師的恩，時時回想老師教他什麼，就不容易了，都是強調自己很厲害。所以《六祖壇經》裡面有提到一些重點，其實對我們修行都非常關鍵，比方六祖大師他講三皈依，他就是講覺、正、淨，自性三皈，他就是在彰顯佛法重實質，佛寶，覺也；法寶，正也；僧寶，表的是什麼？

淨也，清淨。所以佛法僧從相上它是住世三寶，提醒我們，提醒我們什麼？要覺正淨。所以善知識他都是在觀機的，很可能都是在治當下跟未來可能偏頗的地方。包含他老人家說：「常自見己過，與道即相當」；「若真修道人，不見世間過」。我們每一天能發現自己很多的錯誤，念頭不對，一言一行不對，這個才是慢慢跟道相應。尤其老法師說修行就是兩件事：知過、改過。夏蓮居老居士說，一定要打破兩關，不然佛門都進不去，「須先打破自欺一關，始有商量處；須灼然見得自己滿身過失，功夫始有著手處」。這段法語大家有沒有印象？「此二關不破」，這二關沒有突破，「任你談玄說妙，終是門外打之 邊。」就是連門都進不去的。

所以你看六祖大師講這個，對我們的修行都是很關鍵的。所以能夠過「不見世間過」這一關都不簡單，六祖大師已經給我們法藥了，要常自見己過，要見自己的過。所以佛法是內學，向內，不能向外去指責、去要求。尤其是教理懂得愈多，假如我們不能夠反觀自省，就很可能懂多了就容易看別人，那變成學多了這個緣反而變成調動起我們的慢心，那就很冤枉了。所以「賢護等十六正士」，這個賢護首先我們得要會護自己的道業，護自己的心念，都要護持好。所謂觀心為要，善觀己心。

六祖大師有講到：威音王佛以前有無師自通的，威音王佛以後就沒有無師自通的。那代表很久很久以前，威音王佛那很久很久以前有無師自通的，但是威音王佛以後就沒有了，所以每一個人一定是有老師，而且這個老師是什麼？是過來人，是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說的「從明師受戒」，明白的老師，就是他已經修行過來的。你有這樣的老師，這樣你才有師承，不可能無師自通。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察。

而且一個老師一條路，兩個老師就兩條路，三個老師三岔路，

四個老師十字街頭。很可能這兩個老師知見都很正確，可是他遣詞用句不一樣，然後我們聽了遣詞用句不一樣，我們自己會分別、會誤會。所以李炳南老師當時在台中，為什麼當時台灣還有不少高僧大德，經過台中恭敬接待，不請他們講開示？怕遣詞用句不一樣，學生們聽了生困擾，那就麻煩了。所以這個是師承的重要性。

第二，善知識都是謙虛的。就像剛剛舉到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，孔子是這個榜樣，我們後世從事教學當然要以孔子為榜樣。而且師父上人具體給年輕人指導，要效法釋迦牟尼佛斷貪瞋痴慢疑；效法孔子溫良恭儉讓，也就是很謙虛、溫和、善良、恭敬、節儉，謙讓，不會去標榜自己。所以這個都是判斷。不彰人短，他僧讚僧，不彰人短；不炫己長，不會去張揚自己有多厲害。而且《四十二章經》也說：「慎勿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。」所以還沒有證阿羅漢以前，不可以輕易相信自己意思。所以他所講，它都是有出處的。大家去觀察老和尚講經，他都會引經據典、理事結合。後來成德觀察，比方說《孝經》孔子說的，孔子每詮釋一段，他最後結語都是《尚書》說什麼、《詩經》說什麼，他真的都是述而不作。這個是不會輕易相信自己的意思。

第三點是剛剛跟大家談到的，不以神通度眾生。現在人情感、情執比較重，為什麼？缺愛，家庭機制功能比較式微。一缺愛，他就很容易情感比較重、情執比較重。比方讓他練個什麼功，他一練好了，就對教的人感恩得不得了，他講什麼他都聽，這個就情執起作用了。所以很多邪師都是透過好像讓他感覺身體變好了，然後這些大眾就很信他了，慢慢他也很容易就偏執掉了。所以這些現象我們也了解，然後進一步看到一些執著點，用善巧的方法可以去提醒對方。因為很多時候他幫助別人治病，他可能讓他念大悲咒，念經、念咒，然後家裡的問題有改善了，他就會很感謝那個人，他講什

麼好像他都聽了，那個都是一種情感在起作用。都還是要很冷靜，針對他所講的東西去判斷，跟佛講的相不相應。

再來，這個善知識他所示現的一定是真實去修行，下功夫，去改自己的習氣的，他不會示現一個一下子就成就了，因為這個眾生沒有辦法效法。所以我們看弘一大師他年輕的時候，人家遲到一分鐘，他教訓他，然後門一關，也不接待他了，覺得對方遲到了。可是你看弘一大師學佛以後，人家幫他煮飯，煮得鹹了，然後煮的人不好意思了：「大師，我是不是煮得太鹹了？」大師說「鹹的好。」有一天自己覺得煮得太淡了，又不好意思，去跟弘一大師講：「今天是不是太淡了？」弘一大師說：「淡的好。」你看他本來性情也是比較剛烈的，人家修到最後磨得這麼圓。大家看過弘一大師的墨寶沒有？那字都很圓，有沒有？沒有角了，他把自己的一些性格都磨平掉了。甚至學生不聽話了，他老人家一天不吃飯；然後學生反省了，有去改過了，弘一大師才吃飯。所以這個都是我們的學處。

當然，這個是成德自己有想到的，也不完全，只是拋磚引玉，大家可以從師父講的這些理跟事，我們形成對善知識，甚至於是對修行人的一個判斷。我們甚至於要找同參道友，也都要有懂得這樣去判斷。良師益友，這個都是重要的緣分。

再來，不會去威脅。我們現在也有聽到，跟他學了，現在不想跟他學，他就會威脅對方，「你以後可能會怎麼樣、會有什麼災禍」，居然都打著佛法的旗幟。佛法是慈悲為懷，柔和質直，不願意讓眾生因我而生煩惱，怎麼可能還去威脅別人？那不可能的。然後也不會去邀功。就像梁武帝，「朕從登基以來，建寺廟多少多少」，這個就是邀功，那不妥當。善知識、修行人都是道義，他不會邀功，「施恩不求報，與人不追悔」。我們剛剛念了好幾句《太上感

應篇》，所以《太上感應篇》不止扎根用，判斷因緣、判斷人也是一樣的。就是這個連做人的根基都沒有的話，那他還能夠去做指導別人當生成就？不可能，他沒有基礎。所以施恩不求報，與人不追悔，這個都是判斷。

像師父上人在講解《太上感應篇》，很多做人做事的心境，真的是我們的學處。師父上人說，「做得好是應該的，義所當為」。我們說仁義禮智這個義字，「義者宜也」。《中庸》裡面說「義者宜也」，宜就是應該的，這就是我的本分，天經地義，我該做的，我該孝順父母、我該忠於國家。做得好應該的，做得不好有罪過，我們要反省、要懺悔。所以這個都是師父手把手把他做人處事的心境、方式方法教給我們，我們要如貧得寶，聽完了馬上照做，「改往修來，洒心易行，自然感降，所願輒得」。佛氏門中，有求必應，我們只要改過了，感應就會很快。

再來，《金剛經》裡面特別強調要離四相、離四見。佛出現於世，就是要幫助我們了脫生死的，可是我們這個四相不能離，這個六道就出不去了。有我相，對立、分別就來了，有人相、有眾生相、有壽者相了。用法相唯識的教理，我們的煩惱都來自於我跟我所，執著這個身是我，還有我的房子、我的功名、我的眷屬，那他貪著的人事物愈來愈多。所以真正善知識，他是幫我們不斷的放下我跟我所。所以老法師一直提醒我們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五欲六塵、名聞利養這些追求。

可是假如打著佛法的旗號，都一直在強調我，強調我的團體，那不就落入了四相、四見裡面了嗎？所以大乘佛法是以般若為本，以般若為根本。所以這個我們自己都要冷靜，不能感情用事。成德也曾經遇到有團體，他們也都是強調要行善，可是成德就覺得，佛菩薩跟祖先講的教誨已經很圓滿了，而且傳了幾千年，要好好學，

不應該去學他的東西。你看老法師都指導我們，世間好話聖賢佛菩薩都說盡了，那怎麼還自己要去讓別人去學自己的東西？連釋迦牟尼佛都強調佛佛道同，他沒有強調我的東西。孔子至聖，他也沒強調自己的東西，他說他述而不作，沒有自己的東西，信而好古。但是這些判斷都很重要，不然我們這個情感一起來，情生智隔，就不容易判斷了。

所以在菩提道上，我們是要轉識成智，不能用情識來學習，應該用理智。就是我們當下這一念心是情感，還是當下這一念心是理智？佛氏門中，不捨一人，我還真想學，那就應該以依教奉行來留住善知識。甚至於都要以經教來反觀自己在這個因緣當中應該得到什麼啟示，而不是比方說師父上人現在不講經了，很多人就很傷心，師父怎麼不講了？很可能師父這個示現也都是在提醒我們弟子們，要早一點懂得去承擔。因為師父經教講得很好，我們這些弟子反正有師父講、反正有師父講，反而我們形成執著點了。所以善知識留也是為眾生，走也是為眾生；講也是為眾生，不講也是為眾生，我們要從這些地方去體會。

就像佛陀涅槃也是慈悲，破我們的執著，不能覺得佛是一直常住，反正佛會住世很久，我明天再去聽，那明日復明日，這個緣可能就一拖再拖，就不會珍惜了。所以阿難尊者就是因為佛陀涅槃，他一下子震撼了，一下子把這個依賴放下，他就證阿羅漢。當然，這個迦葉尊者也很善巧，藉這個機會呵斥他，你沒有證阿羅漢果，沒有結集經藏的資格。所以他一來，那個依賴佛陀的緣沒有了，不然他心裡面可能還有一個念頭，「我的堂哥是釋迦牟尼佛」。所以有這些念頭它就是障礙，連這個都放下了，他證果了。所以結集經藏的時候，他是穿牆而入的。穿牆進去就不用門票了，不用檢查門票了，直接就已經證明他的功夫了。

所以我們學佛是學智慧，對善知識也要能判斷，我們要選擇真正的善知識來依止。有機會也要提醒大眾對善知識的選擇，尤其善知識也是因緣所生。所以老法師是有中華傳統文化承傳的最後一代，他弟弟小他幾歲，就沒有這樣的機會因緣。老法師說重視胎教可以出聖人，重視三歲以前教育可以出賢人，三歲以後教成君子不錯了，這個都是一個因緣的狀況。

所以成德在弘揚文化的過程，也有一些人，他們有時候會談，你給我一個地方，給我幾個學生，我三年、五年我可以教出多少人才。這個話成德不敢講，我最多能跟我們漢學院的同學說：成德可以陪你們兩年，陪伴他們跟老和尚學習。老子說：自知者明，知人者智。我們修行人假如自己都沒有自知之明，那怎麼去知過、怎麼去改過？我們自己這些煩惱習氣都調伏不了，然後又覺得我可以把人才培養出來，這不是容易的事情。所以孟子說：「賢者以其昭昭，使人昭昭。」昭昭就是讓人明白覺悟了。他是以他的昭昭讓人昭昭，就是自覺然後才能覺他，正己能夠化人。「今以其昏昏，使人昭昭」，自己煩惱還很多，然後就覺得我給大家講經教，講著講著他就能明白了。因為言教重要，身教比言教更重要。

所以我們是一個特殊的時代，我們要依眾靠眾，互相提醒，然後都依止明師一起來修學。縱使我們不能跟在老人家身邊，但是我們在切磋的時候，都是依止佛經、依止他老人家的教導，這樣就不會有偏頗了。那我們就珍惜跟老人家這段師生的緣分，老人家講了六十一年，非常圓滿，只要依教奉行，這一生決定有成就。而且成就的人已經很多了，聽老人家講經依教奉行的同修們往生的，成德就見了很多。

大家最近有沒有感覺到無常迅速？最近一二個月，好多以前幾年沒有聯繫的老朋友癌症了、病重了，跟我聯繫的時候都是昏迷了

都有，所以是很無常的。所以普賢菩薩說：「是日已過，命亦隨滅，如少水魚，斯有何樂？」都要高度警覺。而且這個極樂世界是故鄉風月有誰爭？自是不歸歸便得，只要真想去的，哪有阿彌陀佛不接的？往生與否在信願之有無，往生品位是持名之深淺，可是要真信切願，要真想去，只要這個世間還有放不下的，就可能會被這個放不下的人事物給拉回來了。所以當我們有面對這樣的緣分，都是提醒他萬緣要放下。假如他剛好放不下的就是他兒子，那有時候要善巧一下說，「你兒子就交給我吧」。不過也是真的，他兒子假如真的肯跟著我們幹，那就是有緣。所以就是有那個放不下的東西會一直牽著，能放得下是很重要。所以這個法門是萬修萬人去，非常可貴的法門，「如是妙法幸聽聞，應常念佛而生喜，受持廣度生死流，佛說此人真善友」。

我們有一個同修知道了這件事情，他就說，那一個亡者生前習氣也很重。可是他只要臨終那一念是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就會接他走了，因為哪有父母會嫌孩子的道理，只要他肯回家了，沒有不接的，所以是大慈父，接引導師。

大家這個禮拜看「畫聖」，大家看二三遍還是看得不是很懂，也很正常，我也是看了很多遍才慢慢了解，所以大家不要難過，都是很正常。我們每一個人談一下這個「畫聖」給自己的哪一個觸動，一點就好了，或者是一句話，或者是哪一個情景、哪一段劇情，每一個人談一點就好了。每一個人都談，先談的人可能比較好。當然，這個時候你假如冒出來的第一個念頭，「哎呀，我趕快第一個講，不然我的被人家講走了」，這一個念頭有可能是自私的念頭。假如你說，「都先讓別人講，我後面再講」，那你這個就有禮讓別人，沒關係，讓人家先講完，人家就沒壓力了，我守後面，我後面再講。所以都是一個心念，善用心，都是功德。



陳居士，他是屬於打前鋒的特點。

陳居士：不敢不敢，法師好，各位同道們大家好！阿彌陀佛。學生其實在之前已經看過「畫聖」這套戲，這次是再重複的看。所以這次學生有一種體悟，就關於到戲中有一位叫做唐安州，他就一直想拜畫聖為師，可是他的一個理念，像剛才法師說的，的確畫聖是一個聖者，他是很用心畫，是為了造福人群，可是唐安州本身他是非常欣賞他的才藝，而他認為他能夠承傳他的才藝，為世人把他的才藝給留傳下來。這個讓學生有一種提醒自己說，我們也聽老和尚說經，我們也要很小心，就是說學生也要很小心自己的心態，不能夠偏了這個心，就是要真正學習，真正的落實老實、聽話、真幹的這一塊。因為的確看吳道子他畫的時候，他的心是非常清晰的，他不會因為皇上不讓他畫而停止他要作畫的這塊。感覺就是說，我們念佛人不是在選任何一個境界而念佛，就是不管怎樣的一種情況之下，我們都要保持著自己要念佛的這顆心，因此才能夠承傳老和尚，或是佛菩薩教導我們弟子，做為弟子應該做的事情，就是普度眾生這一塊。學生的體會是這方面。

成德法師：謝謝陳居士。我們看吳道子他是用藝術來教化，他畫的有很多修行的人物這些畫作，包含孔子的像他也有畫，好像還有《地獄變相圖》有沒有畫？這些都是教化的。所以等於是說，對的事情有哪一些困難挑戰，我們都要能夠去突破。就像弘揚念佛法門，這個是「末法億億人修行，罕一得道，唯依念佛，得度生死」，我們遇到再大的困難，都不要退縮。就像老法師他弘揚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，受到的毀謗、侮辱那也是空前的，很嚴重，但老人家都不為所懼，他說：「這個是我的老師傳給我的，全世界都沒有人弘揚，我還是弘揚，我不弘揚，我就背師叛道了。」就時時不忘對老師的承諾，時時不忘老師對他的期許。所以這個是義所當為，奮

不顧身。

當然就是這個唐安州他的動機不對了，我們要了解儒家強調「游於藝」，游於藝為了什麼？提升起來，「依於仁」，依於仁再提升，「據於德」、「志於道」。所以佛家、儒家藝術都是為了什麼？都是為了教化的。但是假如他把藝術的東西拿去謀名利，那他會破壞整個文化的形象。就像現在可能就有打著你來學書法，學幾個月或學多久，保證你可以去教人，月收入多少錢，這樣去學，到時候就把這個藝術的東西都教偏了。所以王羲之有一句話，叫傳後世無患之人，這個患是憂患，你要傳給這個人，是他不會造成負面的影響，不然所傳非人，那不妥當，這個要負因果責任。

就像我們曾經也見到老人家面對有一個人，他有一個道場，他跟老人家說，我現在把這個道場交給某某人可不可以？那師父告訴他，你把這個道場給人家，這道場畢竟是大眾的，是很重大的事，你自己得要考慮清楚。你交的人不妥當，那這個道場不只不能發揮，甚至還會走偏，那這裡面當然有因果，所以不能所傳非人。所以「醫道」裡面有沒有強調這一點？柳義泰他要傳，當時候他的孩子的心術還不是很正，他也反省自己，我不應該念在跟你是父子關係就把這個醫術傳給你。可是畢竟柳義泰還是盡心盡力在醫病人之外也在教學生，所以你看最後他的兒子被誰感化了？被他的學生許浚感化了。也是種善因，結果最後他的學生變成他兒子的增上緣。

接下來請黃居士。

黃居士：阿彌陀佛，成德法師下午好、同修們下午好。

成德法師：妳好。

黃居士：在「畫聖」裡唐安州拜師心不真誠，另有所圖，他拜師的目的只是想得到吳道子的畫，為人貪圖名聞利養、自私自利，只為自己著想，不為他人著想，到最後自作自受，什麼都沒得到。

但是到最後一幕，他好像還有去真誠的拜吳道子為師，應該是會跟隨他。謝謝，阿彌陀佛。

成德法師：等於是說，吳道子還是很有耐性，很有耐性來護念這個學生。

我們請林居士。

林居士：阿彌陀佛，尊敬的成德法師，各位會長及各位師兄們，末學在看了「畫聖」之後，覺得重點就是拜師的情況。我們看一開始就說，這位學生他要去跟畫聖拜師的時候，其實畫聖吳道子本身他就開始去留意，這個學生是不是真誠的要學習。我們看到一幕就是說，他評他的畫的時候，評了畫就告訴他，說你的畫，大意就是說你的畫有弱點。唐安州本身就非常的生氣，他說道：「辱我畫者就是侮辱我。」這句話是很重要，因為是說看得出唐安州是非常自我的，他非常重視這個我本身。那麼畫聖本身就加上一句，他就噴那個畫本身，用酒噴在畫上，他說這個畫是由心生的，你畫的時候是你心裡面生出來的，這個畫它的火氣很旺，就應該給它消消火。這段其實就是告訴我們這個老師很慈悲，他是給這個學生機會，看你願意不願意學。

成德法師：對。

林居士：我們看唐安州本身兩次他都要拔劍，他很生氣了。還好有紅絳掌櫃就告訴他，你這個畫已經送給我了，他才把那個氣降下來。但是整個影片就是告訴我們，其實老師在觀察這個學生，還是在觀察他，看是不是真的有可取之處。

他就來拜訪，去茅屋拜訪畫聖。第一次他來的時候，其實他已經沒有禮貌了，他直接走進去，他哪有講說他要拜見這個老師，沒有回應，他自己走進去東看西看，其實已經不尊敬老師了。第二次，他也是同樣的情況，也是不尊敬老師，就去看，但這個老師還可

以忍受他。第三次他又再去找老師，這一次他就表現出一個很表面化的一種真誠，你叫我挑一桶水，我給你挑；我把那個墨，要給你畫畫我也用雙手，好像很有禮貌、很尊敬老師這樣。但是這個老師是有智慧的人，因為到最後畫觀音的像之後，唐安州自作聰明，就告訴老師，好像沒有蓋印章。這一點老師就開始覺得他一直在糾纏這個問題，就很坦白告訴他，現在你要拜師是沒有誠意的，你學的是畫，你拜的是畫，但是你沒有修心。就是說好像我們在世間讓我們學一種學問，大家知道我們跟老法師學、跟成德法師學，如果我們只是把老法師講的道理背起來，沒有拿去用，沒去修心，也沒去修正自己，那麼可能跟這個情況都是大同小異。

所以這個畫聖就告訴他，你不是誠心學畫的，很老實告訴他。最後唐安州終於露出馬腳，他也居然承認，「先生說得對，學生此來身負皇命，為太上皇民間尋訪當年三絕之一的內教博士吳道玄」，他承認了。畫聖本身就告訴他，你本身是一個喪心病狂的人，這已經是很嚴重的，因為你很注重這些名聞利養，而且你當初還說到挖掘墳墓的事，他也敢去做，他講他不會做，但是最後還是做了。

所以這次學生覺得拜師的情況是很重要，因為我們學習，就是說真的不能夠懷著一絲名聞利養這種私心，譬如說我要成名，以後大家認識我，不能夠有私心。因為老法師說過，明師可遇不可求，而我們現在遇到了明師，最重要還是我們觀察我們的心，好像大家一樣觀察我們的心來修心修行，明師才願意進一步去教導我們。這是學生覺得這整個影片的重點在這裡。不然的話，這個老師其實他可能也不願意走，因為有負面影響，他也不想教你，就讓你OK，就算了，到此為止，以後可能就看你的因緣吧。這是學生能夠學習到的，謝謝大家，阿彌陀佛。

成德法師：好，謝謝林居士。我們看那個「醫道」，這時候許

浚不是接受那個推薦信嗎？那他的老師是希望他走什麼之路？心醫。心醫他就是全然為病患，可是現在已經夾雜了他個人的利益在裡面。所以我們護念自己的心、護念自己的道業，以至於去護念信任我們的人，這個念頭是很細微的。所以儒家特別強調防微杜漸，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。所以都不能夾雜絲毫名聞利養在裡面，哪怕是一點點，它會慢慢起變化的，差之毫釐而已，那麼小，慢慢慢慢偏出去，就偏差愈來愈大了。所以也要常常檢查我們自己的初發心，是純粹的，不帶條件的，因地不真，可能果招迂曲。

而且我們要冷靜看，吳道子是不是處處都在教他？有沒有？去挑大糞，你看那個情境，他在跟那個小朋友玩，難道不是在教唐安州嗎？教他去看那個小鳥。他完全要融入整個大自然之中，或者是跟每個人的互動當中，都是那種這麼真誠、天真去對待。我不知道大家看他在觀察小鳥，諸位同修，你們有多久沒有觀察小鳥了？每天快快快，上學了，快快快，快快快趕車了，車趕不上了，每天都顯得很浮躁。其實六根接觸六塵，你一靜下心來，處處留心皆學問，都會有感悟的。

就像剛剛林居士他在分析這電影的每個情節，他很用心去看每個情節，每個情節都有透出我們的學處。但是你看他教了那麼多，一點一滴都在教他，他都沒吸收。其實我們再拉回來，老和尚教的，我聽經聽了多少年，吸收了沒有？吸收了哪一句？這個我們得檢查。我們看電影也是內學，馬上拉回來，師父給我講那麼多、給我表演那麼多，我哪一點像？哪一點效法了？其實我們可能有一個念頭產生執著，就什麼東西都學不到。哪個念頭？那老和尚何許人也，他能做到，我不可能。你看這個念頭一起來，啥東西你都學不進去了，畫地自限。所以孔子對冉求那段話很有味道。所以我們念頭裡面有個執著點，這個法就有可能入不了心。我們看印祖的墨寶：

「人皆可以為堯舜，人皆可以作佛。」所以我們聽到師父哪句教誨，我怎麼馬上去落實？我聽到、看到師父哪個榜樣，我怎麼當下去效法？這個就是直下承擔；不能直下承擔，我們一定有出現執著的念頭，這樣聽得再久，這個心跟心不相應，有時候還會聽錯。

所以唐安州他已經出現什麼執著點？他就是好那個名，急功近利、急於求成。學東西要整個靜下心來，法才入得了心，像他那個樣子就是急於求成，很難。像成德十幾年前，有去參加課程，我看到一些複講老人家經教的老師，他連講話的語調、速度都跟老人家一樣。老人家當時候也是八十、七十多歲了，我們一個二十幾歲三十歲的人講話像個七八十歲的人，請問大家聽起來怎麼樣？自不自然？我覺得怪怪的。有可能他就學到相上去了，他很希望很像老法師。像不應該是在相上像，應該在哪裡像？心地。他一著相，講話速度、語氣都模仿老法師，等到他講完下來，假如又有人衝上去說：「你講得好像老法師！」他更enjoy（享受）在其中。所以諸位同修，讚歎人，有時候沒有智慧的話，你愈讚歎他愈執著。所以讚歎人也要有智慧才行，你的讚歎會增長他的善根，而不是增長他的執著。所以都不能有執著點產生。

我們接下來請吳居士。

吳居士：阿彌陀佛，尊敬的德師父、各位師兄下午好。學生見到的是那個夢，吳道子他講他曾經做了一個夢，就是夢到他在一個黃金打造的宮殿裡面，他睡的是玉石雕刻的床，睡在床上那邊他冷到醒了，他講「心都冷了。」然後他從那邊覺悟到，我們人是不可以給欲望去枷鎖的，因為他每次都是奉皇上的命才可以畫畫，所以他覺得這個是浮名，然後他講到人世間的富貴，到最後也是空的。所以末學覺得是生不帶來、死不帶去，欲是深淵，這個是學生看到的。阿彌陀佛。

成德法師：好，謝謝吳居士。吳道子先生他也是經歷過了，他的名利也是達到很高的點，但是他懂得去體會，其實這些是羈絆、是枷鎖，他懂得去捨掉、去放下。很多人是一生都還不知道這些東西不好，愈陷愈深，就拔不出來了，之後就只能隨業流轉。所以我們也要早一點看破、放下，看破放下就自在隨緣，「遊步三界，無所罣礙」，「愛欲榮華，不可常保，皆當別離，無可樂者」。尤其我們看到我們一起學習有二十出頭的幾個年輕人，我們看到他們就善哉善哉！很可貴，我們都是追求過了，覺得好像沒啥意思，他們這麼年輕就懂得不要去追求這些東西。

我們接下來請黃居士。接下來大家都說：「大家好！」因為時間比較有限。

黃居士：大家好！阿彌陀佛。在整個「畫聖」，從前面在很先前大概十多分鐘的時候，就是那個老人家跟畫那幅畫的居士說了，他說：「畫由心生。」這一句他說畫由心生，意思也告訴我們說萬法唯心造。所以我們面對每一個人事物的時候，一定要用真心去面對，這個是這句話給學生的啟發，要用真心去面對，因為識變它是有障礙的，如果心現是沒有障礙的。

因為前兩天，學生是跟一位在外國的同仁用電話要連接，就是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要互動、要處理。因為想到說他是外國人，有一點不是很習慣去跟他應該要怎麼去互動，他會想些什麼？他的心是怎麼想的？那個時候就一直在想這個東西，然後說我應該要怎麼跟他應對。所以拿著那個電話就不敢打，不知道要怎麼打，突然間就想到說，心現是沒有障礙的，現在我在用著這個識，識變是會障礙的。所以就先打電話，然後什麼都不想，就是看怎麼去應對，去跟他，就是說站在他的角度講利益他的，看看我要怎麼去跟他互動。所以就放下了這個，就給他打電話。其實打了，大家也聊了十多

分鐘，一點障礙都沒有，也聊得很歡喜，大家也同樣的見解，就結束了我們的話，所以就放下電話了。所以其實是沒有障礙的，是自己想出來的那個障礙，自己想太多了，所以感恩。

那個老人家說畫由心生，這句話也告訴我們萬法唯心造，所以念佛的時候要真正的用心去念，用心來念佛，那個境界才會轉；如果只是說口上念念念念，然後心的境界沒有轉的話，其實我們的境界是沒有轉的。阿彌陀佛。因為有很多時候我們說：「我已經沒有對他這樣了，為什麼他還會這樣對我？」「我已經讓他很多了，為什麼他還會處處逼我？」其實事上看是，好，這個我不跟你爭，可是心裡邊是沒有轉變的，所以這個是轉變不了對方對自己的那個感覺，是沒有，轉變不了的。所以一定要從自己的心上把整個事情去真誠的包容、接受，外面才會轉的，人事物才會轉的。這個是整個體會，學生的體會。阿彌陀佛。

成德法師：謝謝黃居士。等於應該是善導大師教我們的，一切皆從真實心中作，不要去摻雜分別執著，用真誠、清淨、平等、正覺、慈悲去應，不要用分別執著的心。剛剛也說了，我都已經讓你很多了，其實起這個心念，也讓得有限；真正打從心裡讓的，他還在那裡算著我已經讓很多了，那還讓得不夠。

當然，古人也說用心如鏡，境來不拒，境去不留。那個境還沒有來，我們不要給它擔憂太多，預設立場太多。其實原則上，一個新的電話，沒見過人，首先是多關心人家，在關心當中，自然而然的這個話題一打開來了，就可以互相了解，所以別想得太複雜。

我們再來請葉居士。

葉居士：大家好，法師好！阿彌陀佛。

成德法師：阿彌陀佛。

葉居士：阿彌陀佛。末學想到的，「畫聖」給末學聯想到，他



用他的曾經叱吒風雲的這雙手，畫出了「窮盡造化之能」，就是能夠畫盡世間的美景，「當時期神仙的美眷，受到太上皇的青睞」，但是他面對外面的這些名聞利養，他能夠抵得住誘惑，這個是讓末學很敬佩。因為畢竟我們閻浮提眾生，內有貪瞋痴的煩惱，外有這些名聞利養的誘惑，但是他能夠很清楚明白自己，就是把心定在道上，這個是末學很敬佩的。

據末學所知道，才藝，自己的這些本領，如果有智慧的駕馭，這個才藝就可以利益在幫助眾生覺悟上，這個才藝賜予我們，那就是可以真正的利益眾生。我們得到這個才藝，學這個才藝才能夠自己清楚明白，我學這個才藝是為的什麼，而不是為了名聞利養，為了長養自己的貪瞋痴的，不是這樣。

所以末學在早期聽到法師的教誨，說到一手動千手動，就是千處祈求千處應，馬上就聯想到，如果我們都能夠用自己的這雙神人之手，來幫助眾生開示、顯示悟入，「未度有情令得度，已度之者使成佛」，那這隻手就用對了。雖然是這樣說，但是我們能力還不足，其實這個是講得太遠了，因為自己也沒有這個能力。突然間末學想到，在早一個月前，約了一班弘法菩薩在打掃衛生，舊樓那裡已經好幾個月沒有打掃，已經很髒。聯想到原來我們是要去度眾生的時候，自己內心的煩惱，先要把它清除掉的。所以我就把它貫注在生活中，如果自己煩惱習氣還是這麼多的話，我怎麼可以利益眾生？自己都未度，又如何度眾生？所以這回法師給我們的這個課程，真正的利益了我們，就是要灼然照見自己的煩惱習氣，所以末學真的首先要用這雙手先掃塵除垢，除去自己內心的這些煩惱習氣為重。「畫聖」真的給末學很大的提示，也感恩法師帶領我們學習，末學分享到此為止。阿彌陀佛。

成德法師：謝謝葉居士，您分享這一段是「不如堅勇求正覺」

，是自覺，然後進而就能夠去覺他。才能是看我們怎麼用，有用它去謀名聞利養，可能愈陷愈深，但是這個才能能夠用在服務大眾、利益眾生，就很好。但是我們《資治通鑑》一開頭就強調「才德論」，所以才能一定要為德所率領，為德所用。不然我們看，他沒有德，才華愈高，他可能謀了很多名聞利養，爬得很高有時候也會摔得很重。

你不能又偏到說，我只要重德就好了，才能都沒有好好去提升，到時候需要幫忙也幫不上忙。所以三達德，好學近乎知，要有智慧；力行近乎仁，仁德，要有道德、要有德行；知恥近乎勇，只要勇於去提升、勇於去學習，有很多可以服務大眾的能力。我們說三足鼎立，這個大家都聽過。三足鼎立，在《易經》裡面有講到，「德薄而位尊」，所以德行很重要，假如我們德行薄，但位置很尊貴，德薄而位尊；「知小而謀大」，就是智慧要夠，智慧不夠，我們幹的又是很大的事情，影響面很大很廣的事情，智小而謀大；「力小而任重」，就是他力氣很小，他還扛很重，這樣就沒有度德量力。所以我們看德，德行；智，智慧；力，能力，能力才能也要有，這個是這三點。然後假如是這個情況，等於是德、智、力都不足，但是都處在位很高，做的事又很大，扛的又很重，那是鐵定要出狀況。所以下一句，《易經》說：「鮮不及矣」，就是很難不禍患臨頭。所以我們真的要去利益人，得在這三方面都要提升起來。

我們接下來請陳居士。

陳居士：阿彌陀佛，大家好！末學要分享的是關於「畫聖」的是有一位家奴，一位父親，他為了他的女兒，然後他就去謀名利，他就偷了掌櫃的家書，甚至也去慫恿唐安州，間接也造成後來這個掌櫃的死亡。所以末學學習，就是我們不應該為了名利，然後去放棄我們自己的道德底線，甚至家奴這位父親他也賠上了一條人命。

這是末學的學習分享。阿彌陀佛。

成德法師：好，謝謝。等於是我們面對任何的誘惑，都不能違背做人的道理。就像我們佛家講，都不能違背戒律，寧可持戒而死，也不可以犯戒而活。你真的在那個萬難時刻捨了生命也不捨戒，這個身體是個臭皮囊，你一下就提升上去；可是你一破戒，雖還留住這個生命，這個靈性已經墮落了，這個業已經造下去了。而且他好像看起來要利益自己的孩子，但是事實上這樣去做只是積累罪業，這個是庇蔭不了自己的小孩的。所以人都還是要用理智、用智慧，不能用感情去做事情。我們當父母的、當老師的，也都要以正確的思想觀念去護念孩子。

我們接著請鄭居士。

鄭居士：阿彌陀佛，德師父好、大家好！「畫聖」裡面有一幕就非常觸動學生，就是紅絳問吳道子是否要承認自己是吳道子的時候，吳道子的一番話其實給學生的感觸很深，他說，如果我說我是吳道子的話，我就犯了欺君之罪，欺君之罪的後果就是青羊鎮的人，所有有我畫的人就會受到連坐，還有我的徒弟也會受到牽連。從這一點學生就看到吳道子他念念為他人無私的心念，還有他愛護徒弟的這個心念。接下來他還有說，他說，我還是畫我的畫，山高皇帝遠，他可以自在的畫他的畫，只是他可惜是他後繼無人。從這句話裡面，其實這整句話裡面，學生看了深深的受到那個觸動，是因為從吳道子身上，其實學生也看到老法師他的存心也是念念為著眾生，為著他的徒弟、他的學生，還有他為了這些正法，還有傳統文化，擔心留傳不下去的這顆心。這是學生看到這一幕的觸動，謝謝法師。阿彌陀佛。

成德法師：謝謝鄭居士，我們大乘佛法是慈悲為本，我們的心念就是隨時都能夠為眾生著想。就像《了凡四訓》裡面，漢鍾離教

呂洞賓點石成金，呂洞賓首先考慮的，「它會不會又變回石頭？」

「五百年後當復本質。」呂洞賓說：「那我不學了，這樣我害到五百年後的人。」所以你看他所關心的不只是當前的人，他還關心到五百年之後。其實老人家弘揚儒釋道，宗教團結，宗教回歸教育，互相學習，這個影響可能是往後的人類，他不辭勞苦，都是為當前跟往後的眾生有著想。所以我們能感受到了，要以師志為己志來承傳。

最後問一個問題，這個片子裡面，你們有沒有覺得錯的或者不妥的地方？給你們看片子，我沒有說這個片子裡面所講的全部都對，也是讓你們會判斷。或者你有疑惑的沒有？比方說，紅絳她隱姓埋名就好了，開個店幹啥？我請問大家，紅絳開店為了什麼？大家不能看著我，大家回答這個問題一下，紅絳為什麼開一個店？

陳居士：老師，那個店其實是畫聖他為了保護掌櫃的，就給她一個地方落腳為生。這是學生所理解的，他是保護她。

成德法師：妳落腳為生蓋個小房子就好了，幹嘛開個店？開個店還得管，挺累的，蓋個小茅蓬念阿彌陀佛多好。

林居士：阿彌陀佛，學生看到的是，因為紅絳其實應該是為畫聖找學生。

成德法師：她費那麼大勁幹啥？紅絳跟畫聖，它表的就是忘年之交，他們之間的心都是相照應的。畫聖可能沒講得那麼清楚，但是她知道他的心，他在文化上有這麼高的造詣，就希望找個傳人。你看紅絳也夠善巧的，開個店，因為往來的文人很多都會經過這裡，然後還先四攝法布施，你只要留畫，住店不用錢。留畫不就可以找學生了嗎？

所以我們看老法師說，一個人，一個善知識，他教化了幾十年，最後假如沒有傳人，他一生的成就等於零。這個是我們曾經聽過

師父講的。師父也說，哪一個人、哪一個弘法的人不希望有傳人？有的真的找不到了，著書立說，這個就是這些善知識他對於正法的責任感、對於眾生的使命感。而且為什麼傳人那麼重要？因為經典在、註解在，可是沒有通的人，開解不出那個時代應機的教誨。所以傳人，正法無人說，雖智莫能解，傳承重要。

今天，老和尚教導那麼多教誨，我們弟子沒有真正去落實，體會到生活的很多細節點滴當中，再由我們去給大眾做供養。你說現在二十歲的年輕人，他聽師父講一些情境，可能跟他的成長背景都怎麼樣？不大一樣了。所以五祖傳了六祖，五祖走了，請問大家要跟誰學？要跟六祖。假如我們還沒有悟道，我們得去依止過來人。

我們就不說別的，我們現在五個同修同時聽老法師講同一集，請問大家，五個聽出來，角度一不一樣？領會一不一樣？誰領會得對？不知道，不一定。對，我們現在遇到事情，每個人都搬老和尚講什麼，沒有辦法建立共識。好聽一點叫仁者見仁、智者見智，不好聽一點變成很難客觀看待一個事情，然後都有自己的角度或者自己的見解，這樣就不容易見和同解。所以佛門強調的是達者為師。

「達摩祖師傳」有一段很重要的，最後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住？達摩祖師把衣鉢傳給二祖，其他三個人做了什麼動作？你們有沒有印象？你看他們轉身禮拜，有沒有？對，這個法已經傳給二祖，達摩祖師要走了，總要依止過來人。所以我們有時候其實很容易用情執來跟善知識學習，其實善知識不在了，應該要依止他的傳人。現在很多人是打著已經離開的善知識的旗號，然後就自己在講學，但是問題，我們怎麼知道我們講的對不對？

所以有人要去閉關，好像問蓮池大師，蓮池大師就跟他說，第一個，你去閉關，你修學過程的一些領悟對不對，誰幫你驗證？再來，你一個人，你要看到自己的問題不容易。所以像我們現在修學

，我們都是依止老法師的經教，用老法師經教大家來切磋、來探討，依眾靠眾，就很關鍵、很重要。所以不能用感情來對待道業，要很理智來對待。

今天時間也過了，非常抱歉，今天一開始耽誤了大家不少時間，感謝大家今天的參與。還沒講的人，有沒有覺得逃過一劫？還有很多點都還可以再討論。我剛剛還說，有沒有錯的地方？大家就沒有提出來。我最後提一點，他們用了一個「空空如也」，這個用得不妥當。大家知不知道什麼叫空空如也？就是連空也空了，連空也不執著這個空，然後就如了，如就是法爾如是。所以這個編劇在這個詞上用得不是很恰當，他這個空空如也有點什麼都帶不走了，有這個味道。但是那個空空那兩個字疊在一起，連空也空了，連空也不執著了。就像觀世音菩薩他修行的功夫，生滅滅已，寂滅現前，連那個滅都要放下。所以就是《心經》講的「無智亦無得」，就什麼都放，空有二邊完全都沒有絲毫的執著，這個才是恢復本來，這個就如。所以大乘經都說「如是我聞」，他就契入諸法實相。

好，今天就到這裡，謝謝大家。阿彌陀佛。